

你们的到来

——从入班纳新到正式例会的40天悲喜

□大学生记者团 2017级文学部



千多人,为着同一种魅力、同一份追求被集聚在文科楼。连续三天,这些新生们登台、接受面试、下台,不同的人脸上带着喜悦、激动、紧张、恐惧各种不同的表情,每个人眸子里又都闪着渴望被肯定的相同的光彩。在简单而轻松的交流里,我们开始填埋级别的沟壑,感受一副副有趣的灵魂,重温一场场曾有的故梦。他们的热情像初秋的阳光洒在半掩的门旁,明净、温暖、让人想要挽留。第一个没回家的中秋节,我们在他们的热情里找到了另一个归宿。

统计一轮名单。离开的人里,有一部分不该离开,他们和记者团相互失去。但留下的人,都值得留下。

10月10日,笔试。笔尖摩擦稿纸的沙声又一次响起,熟悉的声音、令人兴奋的声音、富有生命的声音。八百个我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向我讲我没听过的故事,八百个深夜顶在头上,铺出八百组文字,有几处熠熠闪光,勾勒出,便是校报的模样。在这个散着光的日子,我们眼含着他们,他们眼含着自己的梦想和记者团的明天。

当晚,悲喜交加。不被肯定的稿子散落在桌面上,像一个个冒险者为信仰跌落崖谷,陈尸遍地。这个裁判者做得难受,每留下一个人,都要有另一个人的文字、思想、感情、追求被我们残忍斩首。想起他们填写报名表、一轮面试、笔试的自信,凉意从心底涌出来,办公室里又是一个秋天。

可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在对所有的稿子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字斟句酌后——有的人,下轮面试见,其他人,有缘再见。

10月14日,抗压面试。又是屠杀的时刻。或许是因为有意营造的压抑感染了自己,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竟然恍惚到分不清面试官和应试人,在他们身上分明闪着我们的去年的影子,我们仿佛已经忘了要做的事情,重生起我们在这个时刻的所想所感。

过后那些离开的人,有的愤慨偏激,有的坦然接受,有的挥泪致敬,有的愿结挚友。但质疑终究来了,我们不愿接受但必须解答。那不是他们的失败,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有理由离开,只是我们的难以割舍与记者团的人数限制相融才

催生了这种莫名其妙。我们已经足够难受了,大一时我们都抱着文字热情选择了文学部,那时我们都想过离开时难以言说的痛苦。离开的因素是有的,但不是对他们能力的否定,更不是对他们创作热情和文字态度的否定。

我们也刚刚成年,面对事情不会处理,面对人情难以负重。但我们有自己的初心。

2018年10月17日,重阳节,大学记者团见面会,我们一直在期待的人如期而至。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届同堂,我们开始彼此相爱。

一周后,大学生记者团第一次正式例会,仍有人在这一周内选择割掉这份难得的缘分,但值得留下的终将留下。所有人步入正轨,整理新闻、写文章、准备下一期的校报,这些孩子们历经了一个月的披荆斩棘,终于镀上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神采。路不会艰难,未来难测但可期,毕竟——

我去过很多地方,却只见过很少的你们。

2018年10月24日,晚七点,这是故事开始的时候。

秋,总是四季中最舒适的季节,它于炎热的夏季之后,给你带来一丝透进骨子里的凉爽,并不似春的烟雨朦胧,也不似冬的白雪皑皑,它是金黄色堆砌的梦幻。

尤其这个秋天,是我在北国大地度过的第一个秋天,北秋跟南秋是大不相同的,北秋并不悲秋,没有多余的雨水,干的正好,枯黄的落叶堆满了大地,踩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犹如薄脆饼的咀嚼声。而南秋的落叶总是偏绿,混着雨水软绵绵的,让人分不清是秋还是春。

北秋快要下雨时,总是反常的白亮,然而经常只有一阵淅淅沥沥的小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至于让人的心情因为阴沉的天气持续沉闷着,相反地,雨过瞬间天晴的阳光给人一种被淋湿烘干的温暖与希望,那时太阳已经斜斜地快要落下,却还是灿烂地发着光,这是北国秋天特有的景致。

单是比起来自然环境,我更喜欢吃北国的秋,更独特更有魅力,延续了夏天的阳光却不至于那么炎热,干冷干冷的风让人头脑清醒,稀疏的乌云挡不住出门的好心情,拟人化来讲,北秋更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叶子该落就落,雨下了就停,菊花也开得艳,很是张扬却不骄纵,给人恰到好处的舒适感。

然而越是这样,我就越能体会北秋与南秋的差异,体会那种身在异乡的格格不入。

如果夏天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来北方上学,那么此时我仍会躺在南秋的怀抱里遐想北秋的模样,然而我到了北国的秋天以后,才更思念南秋的缠绵。

是,南秋就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含着棒棒糖,黏黏糊糊。喜怒变化无常,总是在夏天过后瞬间就冷了起来,给人冬天就要来了的错觉,那风缠绵得很,还带着刺到骨子里的冷,像是女孩子无法拒绝甜言蜜语的攻击似的,没法抵御住,并且没有停的一刻。没有下雨的时候,风打过来也会带着树叶上的残汁,溅你满脸,给你个大自然的馈赠。乌云,多雨,大风。南秋一点也不适合出去玩,容易养成懈怠的性子。

窝在家里的小床上,拉上窗帘,关着灯,放着过时的电视剧,有时候甚至只是动画片,就只是在那里放着,头顶却非要有个小床头灯,昏昏的,照着不知道怎么就睡着的人和手里的小说,而窗外的雨噼里啪啦,也全是梦乡之外的事了。

北秋因真正正规地按照秋天的模样来了,所以这个秋天我也老老实实的按照秋天的方式过着,有风的时候就穿秋裤,冷的时候就喝奶茶,吃新鲜的烤红薯,无聊的时候就出去耍耍,顺手捡了落叶夹在信里,带着思念寄给了远方。

平行宇宙是指从某个宇宙中分离出来,与原宇宙平行存在着既相似又不同的其他宇宙。我想,如果真的有这个其他宇宙,那么南秋里的我,应该还穿着吊脚裤,喝着加冰的奶茶,躺在被窝里,思考着北秋的模样。

这个秋天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常心雨

渐行渐远

□文学院 贾继维

树并非孤独的,树用枝叶记载四季,少年用自己的半生记载树的半生。而今不知为何,大树被一排排安置下来构筑深秋,本来最善成群的叶子却孤独了。

不是曾经了吧,毕竟当我成熟的面庞邂逅旧故时,两两相视,两不相知。

十余年后,记载大树的孩子一点点经历了各式离别,一点点新识了万事万物。生别离与新相知代谢又代谢,曾熟谙的岁月像秋叶一样接受无数次的换季,直至今日早已把往昔不自觉地淘汰出脑海。那些该被录入人生之史记的往事、故友、旧情,也都已然忘却。而今新识的人,也是带着一串渐渐渐淡直至消失的过往,在新时空里演着与孩提时代全不相关的故事,可他们只会讲昨晚的小米粥而不会去讲孩提时的第一口烈酒——尽管他们可能还会提及孩提时代。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如此看来,岁月也是这样,它会带着你曾熟知的东西,在某个你正在等待明天的夜

晚,一去不回。

在别无一致的树叶面前,变的是我吧,放在以前,我怎会漠视一片孤单的叶子。

可有时又真的不能不为这不由人的事变迁所折服。在某个归家的夜晚,坐在公交车上的我也会感叹这灯火辉煌的世界。这个高傲的时代踏平了人类所有的不堪和自卑,车窗外所有的人,他们无一不张扬于这个空前绝后的夜晚。舞动着他们,没有谁是不快乐的。哲人说过,这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只有

变化——我们大概是真的用熟知而且想要用于留恋的过往换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回家后心血来潮,想要探望一下西面的土壤,我童年的边境。那个我曾无数次攀上的地方,西面有蜿蜒的长河,有丛生的芦苇和祥和的落日,有我投去的向往目光,有被倾诉出去的无数幻想。

时隔几载而已。狰狞的水汽浮动于干涸的河床之上,清瘦的白鹭扑开恶臭的淤泥划出一道扭曲的弧线而后与惨白的天际融为一体,草木不见踪影,留下光秃秃的河岸遥相慰藉,周遭是一片僵硬的死寂。终于,那些好的风景,沦为了被熟知的过往。一切情绪不在,悲哀暗生。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不知何处去,独留人面望孤风。

我平静地走过一节节布满凉荫的水泥路面,双脚在近乎凝结的空气中牵动起几丝沉默的微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五官比这深秋还要沉寂和漠然,甚至于不愿再去多看一眼平躺在光滑地面上的孤零零的枫叶,更甚至于,当我真的已经蹲下身来端详时,我竟觉得这不像我。

枫叶没受露水的沾染,却沉重地干燥着,脉络蜷缩进清瘦的叶片,像在有意隐去过往的余痕——就好比这叶躲进饱受漫骂却孤芳自赏的秋意。我的端详不含丝毫的情思,而这可怜的叶更像一个女子观望去而复归的恋人一般,满眼哀怨又难掩挽留之意。于是忽地想起在一个遥远的时空,曾有无数这样的叶存在过。彼时的树总是孤孤单单的,但树叶却会相约飘零,它们此起彼伏地拂过旷远的天空,而后在某个秋风姑息的瞬间调向同一片土地,那是深秋总会有的盛景。我记得树下总有三两少年致敬那种醉人的日子,尽管树是独自在田野中俯视四季,可有了少年们,

